

李可乐 抗拆记

中国第一部
以**拆迁**为题材的
文学作品

李承鹏 著



李可乐
一个小人物的呐喊

Likele
Kangchaji
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李可乐 抗拆记

李承鹏 / 著

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可乐抗拆记 / 李承鹏著. —兰州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0. 12

ISBN 978-7-80588-876-7

I. ①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49048号

李可乐抗拆记

责任编辑: 马吉庆

出版发行: 读者出版集团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地址: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

邮编: 730030

电话: 0931-8773224

0931-8773148(编辑部)

0931-8773269(发行部)

E-mail: gsart@126.com

网址: <http://www.gansuarts.com>

印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张: 17.5

字数: 305千字

插页: 1

版次: 2011年1月第1版

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80588-876-7

定价: 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李可乐语录

■ 在中国,人人都是违章建筑。

■ 小时候缺钙,大了缺爱,泡妞被妞甩,吃汉堡吃出瓶盖,挤公交被门夹了脑袋,毕业后找了14个工作其中10个被开3个公司垮台,剩下的那一个,老板还是个Gay,郁闷中在大街上买张彩票好不容易刮中了尾奖,洒水车经过把票冲成了纸糊糊,车载音乐竟是《让世界充满爱》……

■ 上班多傻B,从上班的缩写就看得出这很傻B。

■ 这是我第一次看清玖儿的样子,当时我还只叫她菜刀妹,相当长一段时间,我看到肉铺、餐馆、刀具店里的菜刀,都会眼前发黑,风云滚滚,一女一刀奔袭而来……我支持菜刀实名制,觉得都该叫玖儿系列。

■ 男人可以生得像一坨牛粪,却不能死得像一坨牛粪。

■ 连续地念 ERBA、ERBA、ERBA……是的,念到最后,其实就是一二B哎。

■ 从小老师就让我学习孔子,可我学来学去,却发现学成了孙子,从头到尾,孔子就是一个关于孙子的阴谋。

■ 中国哪有不动产,只有不懂产。我一直不懂,你们先说房子是自己的,却补充一句“土地却是国家的”,哇,最近还补充,“房子是土地的一部分”,那不全是你们的?

■ 我没有钱,这辈子只能给你提供两间房,永久产权的,一个叫左心房,一个叫右心房。

■ 每个人大脑里都有两条疯狂的狗在追逐,一条叫“增值”,一条叫“按揭”,全力拼杀那根叫“房子”的骨头。20年、30年……一辈子,所谓中国人房子的理想,就是用自己青春的骨头熬了一锅理想的靓汤,喝下去如饮甘饴,如毒断肠。

■ 真想发明一款一键修复功能,把你丫一键给修复了。

■ 坚决禁止使用燃烧瓶这种低端自杀性武器,它射程近,准头差,灌制不易,奶奶个腿的油价还只升不降,更重要的是这个很容易未伤敌先伤己,没扔出去,倒流回来反把自己给烧了,妈的,还让拆迁队拍手称快。

■ 每个人今生都注定要呛死于一颗白米粒,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摊阴魂不散的蚊子血,到最后,蚊子血结成心头疔,米粒修成了舍利。

■ 人是天地种出来的庄稼,他们不可以随便来拔。

■ 唐听山总说要以人为本。我知道，他们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，那不是以人为本，其实是以为本人，本人以为，甚至以为人笨，以人为笨……

■ 一百人是公众，一个人就不是公众？这个算术题太阴险，今天为了另外一百人做掉一个人的利益，明天为了再另一百人做掉下一个人的利益，你们只需做九十九回减法，那么这一百人就统统没有利益。

■ 世界是我们两个的皮影戏，匣子里来来回回，轮廓清晰。

■ 那五米宽的栅栏，是我俩前世今生的皮影戏，忽而一帆飘过，却万物缤纷，那是你在发光，你在微笑，你在对我说，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。为这句话，我愿意粉骨碎身，万劫不复。

■ 我不是精神病，我真的不是精神病……好吧，你真的精神病了。

■ 政府就是拆迁办，拆迁办就是拆迁队，拆迁队又代表开发商，开发商又跟政府千丝万缕。那情形活像一个俄罗斯套娃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……还假装不认识，也好比一个人穿了马甲，A 甲下面套了 B 甲，B 甲下面套了 C 甲，由于马甲太多，最后就成了马六甲。

■ 我心灰意冷，觉得人生真的不是肖申克的救赎，人生就他妈是个下水道，肉身本来就是化粪池。

■ 我们都是只有身份证,没有身份的;我们都是只有房产证,没有房产的。

■ 你如何证明你是你自己?

■ 千万不要把自己当钉子户看,因为钉子总有被拔掉的一天。现在我还要说,千万不要有价值观,而要有价格观,价值观其实是虚的,价格观才是实在的,只有价格观才最忠实地反映得出价值观。所以作为钉子,不要怕被拔,关键是被多大的钳子来拔——这就是对手的代价,这就是对手要付出的价格。

■ 小贪小污做花账,大贪大污做花地。中国式拆迁,每一条街上都有一间其实并不存在的花地房。作为开发商向官员的隐形行贿。

■ 整个大地被镀了一层金箔,是一张光荣的假面。

■ 智商,智商跟情商确实不太一样,老子泡妞时情商就跟水龙头一样,拧开来就用,拧关上就停,可智商就像便秘,它确实在,总挤不出来……

■ 世界是台收音机,波段不同。

自从得了精神病，我的精神就好多了。

我一日三餐，作息固定，面色甚至出现红润。草长莺飞，阳光大好，偶尔还可以在草坪上做些游戏。这天院长在对面墙上画了一道门，对我们说：打开这道门，你们就可以回家了。室友们兴奋不已，排成纵队尖叫着冲向大门……院长很失望，回头见唯有我没动，有些欣慰：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？

我想了想，扬了扬手上的钥匙：那些傻B，钥匙在我这儿呢。

我才不会上当，表面看这是医院一个经典测试节目，实则是个陷阱，在“上钉维”乐园，如果哪个指出这不是门而是画了门的墙，立马会被高大男护士一电棍撂倒，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退缩，才有可能走出高墙。所以我是装的，在厕所里打扫卫生时曾偷听到院长打电话：越正常的就越精神病，越精神病，才越正常。我深明大义，韬光养晦，日日操练不已，争取早日成为一个合格的精神病。

直到那天在太阳下面伸出舌头，院长过来问我干什么。我说：刚洗，晒干。院长看了看，微笑地说：差不多了。我说：差得远，晒干后，还得熨烫。院长满意地点点头：我是说你差不多正常了。我有些怒：你才正常，你们全家都正常。我演得有些过了，院长就转身去看男护士。

这时玖儿就闪身出来，抱着我带着哭腔：可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
我当然不可以认出玖儿，大声说：我是精神病，正宗精神病……

玖儿的头发还是那么芬芳，有星星的味道，她说：你不是精神病，我来接你出去。

很想告诉玖儿，我确实不是精神病，只是精神有些压力。一开始我认为他们误会了，就解释我不是一个精神病，我越解释越像一个精神病，迫不得已，拿出纸和笔画了一个地球：你看，我是一个地理学家，我现在证明给你们看，地球其实是鸭梨状的，地球是鸭梨状的，鸭梨……女医生盯着我看了好半天，才说：就算鸭梨，也不必对人连说十四遍。十四遍，你不精神病，谁精神病？

果断对我打了一针，就正式精神病。



我确实不是精神病，只是精神有些压力。我花了很长时间回忆什么时候开始的压力，才确认7天连锁酒店是一切的开始。

在7天，索拉拉下达最后通牒，要么买房要么分手。我说现在都流行裸婚，何况上午去交首付时买个包子的工夫就涨了1000元/平方米。放心，我又看中一处楼盘，首付正好够，明年通地铁……说得口干舌燥，喝了一口水，碱味太重，打电话给客房部要几袋茶叶。

ML之前，索拉拉还问：这几天到处都在扫黄打非，别像上次那样被当成鸡了。我说不会有事，扫黄打非，只打得到天上的人间，打不到7天这么基层的人间。

然后ML，索拉拉一边ML一边说：受不了，跟我在廉价钟点房里ML，墙板不隔音，弹簧硌背，沐浴液像胶水，走出去像只鸡的样子。我一边ML一边说：房主名字写你的，以后你绝对不像一只鸡而是凤凰……忽然房门被重重地敲响，我惊慌失措：谁？

外面厉声道：查夜！

本次扫黄打非对于酒店ML，只要没结婚证，轻者抓走去修高速，重

者当街游行见报,然后再去修高速……至2009年9月25日,中国高速运营公里里程位居世界第二,收费额度位居世界第一,电光石火,我还联想到很多。外面播声依旧,高呼查夜。索拉拉脸色苍白半天穿不上衣服,急得快哭了。原来情急之下,我穿上了她的丁字裤。我已经管不了这个细微区别,慌忙把电视音量开大,假装探讨世界和平和北极冰帽加速融化,打开房门,迎接查夜。

服务员高举着两袋茶叶,认真地说:茶叶,先生,你要的茶叶……

茶叶。查夜。

索拉拉拎着包从我身边飞快出门,冷哼。

一连两天,我打她的手机,她不接。

再打,她直接挂掉。

忽然想起号码簿上有她办公室的座机号码,老式的没有来电显示的那种。打过去,她娇声地喂。听见是我,沉默,忽然大声地说:喂,请您大声点,信号不好,我在高速路上……忙音。

我怔怔地看着电话,作为一个地理学家,喃喃地想起一个叫玛勒的戈壁:MLGB,难道你抱着座机上高速?



我压力很大。在鸭梨一样的地球,谁鸭梨不大?必须搞一套房子,索拉拉是我第9个女友,也是第9个抛弃我的女友,要是没有房子我还会被抛弃。抛弃过两位数以上女人的男人是无耻,被两位数以上女人抛弃的男人是无齿。无足挂齿。

凌晨买好包子去,这是不想让买个包子都涨1000元/平方米重演。进售楼大厅时被拦下:高档住宅,不可以带包子这种低端食品。等我把低端扔到垃圾桶,回身,又涨1000元/平方米。拟购50平方米一居,奶奶个腿的,一个价值5万元的,低端的,包子……

凌晨空腹而去，更郊一点的楼盘，只看了一眼后就告诉司机，开到旁边的包子店。因为，楼盘外排满黑压压的人，勇敢而决绝，不像买房，活像攻城。

黄昏时就去，更更郊的。晚风习习，杂草丛生，依稀可以遥想到十年前还有狼的盛景。大门没开，就在外面搭了一帐篷，叫你们跟我争，老子吃在这里睡在这里，早餐奶、火腿肠，还带了牙具，我刷，我刷刷刷。

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，梦到索拉拉回头来找我，可她来得迟了一些，另外还有好多女孩来找我，统统都拥抱着我。只是半夜时觉得有点冷，怎么睡袋里还有风？睁大眼睛，有星星，还有邮递员？警察？不对，是城管打着手电照我眼睛。城管问我要身份证，我递过去。

城管说：这是一代的，要二代的。

我说：二代的还没有办下来，一代的也是公安局发的。

城管：一代的看上去不像你，最近有一个通缉犯……

我说：一代身份证谁都像通缉犯，这是你们的问题。

忽然明白城管是不负责查身份证的，我讪笑着说了职权范围的事情。

城管大哥笑了：你很明事理，是的，城管不负责查通缉犯，但我们是来查违章建筑的。

我转身一看，几个城管正熟练地把帐篷抬起来，往卡车上送。我赶紧拉住帐篷，帐篷怎么成违章建筑了？几个城管拎着棍子向我合围过来，我想起内外兼修的城管手册，不由得打了几个寒噤。

城管大哥宽容地笑笑：放心，现在要求人性执法，我们不会打你，更不会裹着棉被打你成内伤。我要给你普法，你看，城市拆迁条例规定，所谓建筑就包括且不限于包括，有梁有顶有基桩的临时或永久性建筑。

我释然：那帐篷根本就不是建筑，因为它根本没有梁……愣住，此时城管大哥手正指着篷面的钢丝。我勉力解释：也没有顶……此时城管大哥手指向篷面。我说：至少也是没有基桩的……城管大哥用手指着草坪上四个浅浅的坑，坑，撑住帐篷四条腿留下的坑，这就是打了基

桩。几个城管正在用摄像机拍摄证据，我拼命捂镜头，城管大哥紧紧盯了我一眼，我就收手。

喃喃：要是连这个都没有，那是雨伞，不是帐篷。

城管大哥怒喝一声：少废话，把两个违章建筑带走！

在执法车上城管大哥才让我明白为什么是两个违章建筑：违章建筑A，帐篷；违章建筑B，你，你就是那个B。我就是个B，是那个包括但不限于侵占公共绿地、造成环境污染……的B，刷牙弄得满地泡泡，吃了一根火腿肠，有暴力抗迁企图。

在执法办交了6000元。城管大哥说附近楼盘均价12000元/平方米，这是给我打了五折。考虑到帐篷情节较轻，退还给我，算是实物附送。默默地明白，帐篷没有思想，而人有思想，比起帐篷，我是更大的违章建筑。在中国，人人都是违章建筑。

沿着走廊往外走，忽然肚子里翻江倒海，早餐奶、火腿肠……在要不要在城管执法队厕所蹲一回点的事情上，纠结了一小会儿，因为不明白这是否属于违章行为。后来高兴了，把大便拉在执法大队，就是修了一个违章建筑，他们却毫不知情，还天天在上面盖楼。

绕了几圈才绕到执法队的厕所，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豪华，正中央墙上挂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大字，下面是“来也匆匆，去也冲冲”，合起来就是“为人民服务来也匆匆去也冲冲”。四下无人，蹲下噤里啪啦，长吐一口气。忽听见城管大哥在隔壁一声怒喝：你小子又溜回来了。

吃了一惊，这么快就发现违章建筑，城管大哥火眼金睛。嗟，不知该站起来热情洋溢地跟他握手，还是继续蹲下去。

又听他说：你就继续在那儿蹲着。好吧，恭敬不如从命，何况正拉到紧要关头，没想到真开展了人性化执法新风尚。

他又说：我不喊你走，你不准走。咦，这是折磨吗？早知道你们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。

他再说：你那边地形怎么样？废话，男厕所里的地形都一个样，有格有便池是男厕，有格没便池的是女厕，有扶手的残疾人专用。

他再再说：气氛还正常吧？妈的，除阿拉伯王宫外，全世界厕所的气氛都他妈一个样，厕所，又不是会所。

他沉吟一会儿：蹲完你到我这边来一下。变态，去你那边干什么，啊，城管大哥不会是同性恋吧，这个，小弟是宁死也不会从的。

他突然敲了敲隔板：兄弟，拿点纸来，没带纸……要纸还是很客气的，至少比过去他那边好。我从下面缝隙把纸递过去。

他大声：喂，老子不是跟你说，是跟隔壁要纸……你继续在丁香街蹲点，一周后就要公布拆迁消息，你尽可能熟悉地形，控制重点户。上面专门交代了千万不要走漏风声，那些街民难对付得很，要是听说是修会展中心肯定漫天要价……好的挂了，回来再说。

哦，刚才不是跟我说，是打手机，说拆迁的事情。

城管大哥敲了敲隔板，谢了兄弟，狗日的哪个又把卷纸偷走了，什么素质！

城管大哥什么素质，厕所都不冲就走了。

慢慢起身，拖着蹲得酸麻的腿往外走。买房又黄了，老子还没有房就成了违章建筑，那条拆迁的丁香街至少还有赔偿，还可以漫天要价，老子什么都没干却交了6000元罚款。有些眼冒金星，蹲太久头有些晕……咦，不是金星，好像是曙光，一时想不起生活中还有什么曙光，我一直只有输光没有曙光，拼命打着脑门。

哇的一声叫出来，一轮红日照亮东方。



我叫李可乐。

不是李可lè，而是李可yuè，音乐的乐。我爸希望我成为一个音乐家，而不是像他那样弹棉花。可我弹了很久的吉他，听起来还是像弹棉花。那时乡下还不十分流行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非常可乐，所以一直李

可 yuè 。

可高一去省城报到点名,老师叫了一声李可 lè ,我忍了。她又叫李可 lè ,我继续忍。再叫,我忍不住站起来纠正:是可 yuè ,不是可 lè 。全班哄堂大笑,震碎玻璃多块。后来我才明白,李可 lè 就李可 lè ,如果强力解释其实不是可 lè 而是可 yuè ,就真他妈的可 lè 。

终于李可 lè 。一方面我意识到糟蹋音乐十分可耻,另一方面,像我这样小时候缺钙,大了缺爱,泡妞被妞甩,吃汉堡吃出瓶盖,挤公交被门夹了脑袋,毕业后找了 14 个工作其中 10 个被开 3 个公司垮台,剩下的那一个,老板还是个 Gay,郁闷中在大街上买张彩票好不容易刮中了尾奖,洒水车经过把票冲成了纸糊糊,车载音乐竟是《让世界充满爱》……

这样的我不可 lè ,谁可 lè ?

决心自己干,上班多傻 B,从上班的缩写就看得出这很傻 B。所以我们要掌控自己的命运,成立自己的团队。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们三个,他们也很激动将成为这个团队的股东,包一头已开始畅想:莫非我,真将成为家族有史以来第一头 CEO……肖咪咪跷起兰花指:凭人家的数学才华,财务总监 CFO 非人家莫属的啦……诗人毕然不屑争权夺利,大声疾呼要像士兵一样去跟世界战斗,甚至引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·米勒的名句:士兵向空气开枪,空气在肺里。

士兵激荡,公司开业:

开音像店,被文稽处查获贩卖低俗;开电器店,被告山寨产品侵犯知识产权;搞外卖引发一次小型群体食物中毒;开网店,一群妇女控告我们兜售假胸,要我们交出真胸,公安也要我们交出真凶,因为怀疑我们利用假身份证欺诈。到后来我们简直不是一支团队,而是一个团伙。

可我们是坚韧的团伙,详细市场分析,我发现 13 亿中国人每天干的事情就是排队:银行交水电费排队,春运买票排队,打车排队,吃饭排队,上厕所也排队,重要的是买房排房号……纠集了十几个民工成立快捷便民排号公司,简称快捷便排。虽然个别民工兄弟把这个误称为快捷排便,一定程度影响到了我们的声誉,但还是正式运营了,业绩如下:

春运时被票贩子追打，帮人打车被当成抢劫，帮人排队被当成乞丐撵出来，帮人上厕所排队被当成偷看女厕所的变态……买房排号开始还顺利，后来发现除非自购，连团队排号的业务都被开发商垄断了，人家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怪不得个个长得虎背熊腰的，都是退役武警担任的保安。

上周，便排公司正式解体，弄得我买房还得亲自出动，买个包子都花了5万块，支顶帐篷都成了违章建筑……

从执法队回到公司时，他们正在闹分家，包一头为一个马桶垫圈归属权跟肖咪咪厮杀，毕然还在高声朗诵“士兵向空气开枪，空气在肺里”。

内心认为毕然关于士兵的比喻是不恰当的，从缩写来看，士兵也很傻B，我一直怀疑屡战屡败就跟这首诗有关，但忍住了没说。因为毕然是一个很敏感的人，敏感得楼下吃个包子也要发表感伤：你是否心事重重，否则，怎有如此皱褶的面容……

妈的包子当然要有皱褶，没皱褶的是馒头。但我忍住了，因为这样说会让毕然觉得我侮辱的不是包子，而是他的诗歌，而侮辱诗歌就是侮辱他的人格，此时他就会焚烧诗稿。烧诗稿就烧诗稿，丫还不好好烧，要抱着诗稿到阳台上烧，根据诗页的不同，有时抑扬顿挫，有时铿锵有力，有时气若游丝，念念有词的样子活像在过清明节。

最近两年我对毕然更是礼遇有加，大有奉其为国师的迹象，这是因为，我不小心借给了他8万块钱。是的，借了8万块给一个诗人，一个敏感的诗人，一个方便面都只敢买软包装、打车总是紧盯里程表、每当999米要跳表时就会大叫一声“停”以节约1.2元/公里……的诗人。君子固穷，还不能催急了，催急了他就会涨红着脸上演阳台升级版，那就是跑到楼顶上烧诗，边烧边念：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……他情绪饱满，泪流满面，双手向空中挥舞着焚烧的诗稿，那个持续的过程相当变态。有一次楼下路人甲以为有神经病在纵火，就拨打了火警，警车、消防车都来了，还专门找了一个谈判专家在下面劝：兄弟，想开点，不过就是

一个女人嘛。

害得老子给警队赔礼道歉不说还付了消防队 800 元出车费。

一个相当感人的景象就出现了：在公司、饭馆、人生的大街小巷，一个债主跟在他的债户身后，唯唯诺诺，呵护备至，哄着他，还要请他吃饭。他欠我 8 万，这两年请他吃饭就 3 万，吃饭就吃饭，可他吃着吃着就放下筷子喟然长叹：虎落平川被犬欺啊。

一个叫玛勒的戈壁，欠钱不还，你虎，我倒犬了。你虎也是壁虎，老子犬也是藏獒。但这个比喻是不好说给他听的，他又有上楼顶抓狂的迹象了。

所以这天我站在门口咽了一口唾沫，忍住了没说士兵的缩写……这时候我更得给大家打气，调动大家的求战欲，这个团队来之不易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各自不可告人的目的走到一起，成分复杂，动机不纯，稍有风吹草动，就会分崩离析。

大家已经知道毕然欠我的钱了，大家不知道的是，我……也欠包一头的钱。

作为退役暴发户的他，早年是移民倾向的，他把卖了一百头猪的钱交到我手里时，我并没有想到公司老板会以蛇头罪名被抓走，更没有想到，为一圆美利坚梦想，包一头已变卖所有的猪，还学美国中产阶级投资期货，终于被次贷的尾巴扫中，别人触底反弹，这货却濒临破产。

毕然欠我的钱，我欠包一头的钱，其实包一头也欠毕然一个巨大巨大的债……关于这个债的细节以后再说，总之，古有桃园三结义，今有逃债三结义，我们三个各怀鬼胎，互相监视，互相钳制，不离不弃，形成茫茫人海中最稳固的铁三角关系。

科学家说：三角形是宇宙中最稳固的形状。

至于肖咪咪，属于这个三角形的外挂，不值一提。

此时我站在行将倒闭的公司门口，浮想了这个团伙给我造成的苦难，本来想发表长篇的战前动员，套用一下马丁·路德·金的《我有一个梦》之类，但这必须用英语才原汁原味，我英语又不好；再就是，越是重

大的事件，就越需要简单，这样才显得继往开来，也留白，方便后人拔高意义。比如，上帝说：要有光。于是大家都以为真是上帝带来的光。

比如说，我爱你。大家就以为你真的爱我。

三个字很好，于是我也轻轻地吐出这三个字：

钉子户。



这三个字最初给他们带来的不是震撼，而是惊慌，肖咪咪赶紧把头伸到外面观望，又把门窗关好，捂着胸说：哎呀，哪里又自焚了？城管来了没有？包一头围着我转了转：那条丁字裤还没还给索拉拉吗？毕然嘴唇哆嗦看着我，又要作诗……

至少花了 2000 个三个字，才让他们稍明白钉子户的计划，现简略如下：

丁香街，城乡接合部那条加工豆瓣的老街，从成色来看那条街的房子顶多卖 7000 元 / 平方米，没有人知道它马上要被征用拆迁，这是个秘密，但我知道。我还知道那里会修高档的会展中心，如果我在那里拥有一间房，那就不是房，那是一颗钉子，我就是钉子户。我不要做最牛钉子户，我要做最贵钉子户，如果我先盘下一间 100 平方米的房，谈判到了 10000 元 / 平方米，我就赚 30 万，谈到 15000 元 / 平方米，我就赚 80 万，如果……

他们怔怔地看着我的眼神是很可鄙的，有时候我怀疑他们颅腔里长的不是脑花，而是蹄花。但我原谅他们，毕竟这是一个高智商话题。现问答如下：

问：现在赔偿金都是很低的，你怎么保证赚到 7000 元 / 平方米以上，不要偷鸡不成蚀把米。

答：赔偿金的高低，取决于拆迁后修什么房子，丁香街是市长亲自